

當代明星

上海人民出版社

許
寅之
余
汪天雲

生活紀實

湯娟
陸壽鈞
●編寫

DANGDAI MINGXING
SHENGHUO JISHI

XUGENG YUZHI WANGTIANYUN TANGJUAN LUSHOUJUN

当代明星生活纪实

余 之 许 寅 汪天云 编写
汤 娟 陆寿钧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孙宝堂

当代明星生活纪实

余之 许寅 汪天云 编写
汤娟 陆寿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25 插页1 字数176,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0740-3/K·159

定价 2.90元

目 录

- 一片冰心在玉壶** (汪天云) 1
 ——记史蜀君的艺术追求
- 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汪天云) 23
 ——记吴贻弓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 仿佛梁山伯与祝英台** (许 寅) 48
 ——记傅全香的爱情故事
- 雨后的芳菲** (汪天云) 75
 ——记顾永菲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汤 娟) 104
 ——记黄宗英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 感情的历程** (余 之) 149
 ——记银幕硬汉杨在葆的两度婚姻
- 来自“梅花家族”的信息** (汪天云) 169
 ——记向梅的一家
- 苦涩而充实的恋情** (陆寿钧) 179
 ——记谢晋的恋爱、婚姻和家庭
- 甜酸苦辣般般有** (许 寅) 209
 ——记俞振飞的婚姻、恋爱与家庭

“那个时候最风光，你要是出来都
是送风，向前来祝贺的都来啦。”**斯文蜀君半带得意面露**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记史蜀君的艺术追求

不辞长作蜀人游，国事君王总挂心。
但使朝廷留史笔，何妨时世重如山。



(史蜀君在导演现场)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车窗外不断闪现出具有浓厚的欧洲乡村色彩的景色：绵延起伏的田野和成片的枫树林，耸立着中世纪教堂的小乡镇，麦田边散落的红罂粟花，高高搭起的啤酒花架，缀满熟透的樱桃的果树……豪华型的“奔驰”

轿车的速度和这风景相距几个世纪。

“前面就是卡罗维发利，”捷克斯洛伐克的陪同人员薇拉向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介绍。中国电影代表团一行一律身穿西装，外套大衣。和薇拉随便的穿着相比，他们不象电影代表团，倒象军乐团出访……

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对薇拉发出的信息的反馈是各不相同的：喜悦、平静、兴奋、矜持……薇拉回头把目光移向中国电影代表团的一个女成员。全世界的女人都一样，初次见面先打量对方的容貌：脸庞清癯、眉宇清秀，这是当代世界新潮流的面孔，雍容华贵已经在全世界退位；光彩闪烁的眼睛，可见她的聪慧；挺直的鼻梁，说明她秉性耿直，还是为人正直？薄薄的嘴唇，微微向上翘的嘴角，可见其善于辞令，乐观自信。从她眼角的细纹来看，她似乎已步入中年。但是人有两个年龄：面容只反映一个人的生理年龄，神采更反映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对一个成熟的人来说，心理年龄的年轻则更具魅力。

“史导演，您喜欢我们的国家吗？”薇拉发问。

哦，捷克斯洛伐克，古老而又美丽的国家，卡罗维发利，我仰慕已久的城市，歌德、海涅、马克思都从这块土地上获得过灵感。我来干什么的？参加第二十四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世界六大电影节之一。这山这水这人与电影的角逐，和谐吗？心情呢？新奇、紧张。是的，不。史蜀君向薇拉投之一笑，薇拉先略有不解，随后也报之一笑。笑，在人类感情的交流上的作用是不可比拟的，她是亲善的天使；笑，在人类思想的交流上是个模态，含蓄、深邃、广袤。

中国电影代表团一行下榻在现代化的戴尔玛旅馆，钢架和玻璃的巨型外壳，电脑和油画的精致内里，组合成豪华的气

魄。旅馆四周是大理石、花岗石堆砌成的历代帝王公卿的宫殿群，巍峨矗立，千姿百态。这些古今并存的建筑，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向参加电影节的各国代表团，诉说着捷克悠久的历史；封闭式的城堡，告诉你中世纪的征战不息；哥特式建筑的高大廊柱，告诉你近代史上权力的尊严；放射式摩天大楼，告诉你现代的文明和开放。

旅馆餐厅门口，时常麇集着一群有礼貌的小学生，期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家们，在他们那漂亮的签名册上签名。一次，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递上和他不相称的大簿子，请史蜀君签名。史蜀君问他：“中国，北京，知道吗？”小男孩眨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兴奋地点点头。“嗯，嗯……”她又问：“多大了？”小男孩轻轻地回答：“十岁了。”薇拉在一旁忍俊不禁：“哈哈，你撒谎！你哪有十岁，顶多六岁！”小男孩难为情地接过簿子，象小松鼠似的一溜烟跑了。史蜀君望着逃之夭夭的“小松鼠”乐不可支，她顿时喜欢上这个小男孩了，她联想到自己的童年，她发现童心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重庆，一幢小洋房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和在河北省政府任职的父亲，争着端详他们的爱情之果，翻来覆去看不出什么名堂，女儿和其他人家的孩子没啥两样，拼命地吮奶，拼命地哭。

防空洞，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了！人们仓皇奔入防空洞。一个炸弹扔在防空洞顶上，一阵震颤把出生才一个星期的女婴从箱子上掀翻在地。母亲慌忙把她抱起来，心里直扑楞：这小丫头将来会不会笨？燕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父亲看了一眼女儿，作出终审：肯定笨！

重庆郊区的乡村里，“笨小丫”光着脚丫捉蚱蜢，光着脊梁

放风筝，心里只盼着象风筝一样，长啊，长啊，越长越高……

上海，解放了。黄毛丫头头发变黑了，光脚丫穿上了皮鞋，光脊梁穿上了市八女中的校服，参加了市学生课余艺术团。她的小伙伴中有尤嘉、赵茅、曹雷，还有严明邦——未来家庭的男主角——当时自然只有命运女神知道。

市学生课余艺术团成立。她荣幸地在苏联现代话剧《我们一家人》中演女主角奥列雅。戏排得认真，她演得热烈，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快点长大，象奥列雅一样，到阿尔泰去建设共青城……

当电影节主席马尔万穿过人群，张开双臂向中国电影代表团迎来时，史蜀君心中蓦然升起职责感：我到卡罗维发利干什么来了？哦，对了，我导演了一部电影《女大学生宿舍》，现在带来参加比赛了。

二

第二天，电影节工作人员通知史蜀君：今天放映《女大学生宿舍》。节奏真快啊，史蜀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灯光幽暗的电影院，放眼看去，楼上楼下观众已经坐得满满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史蜀君感到自己走进的不是剧场，而是西班牙斗牛场，幽暗的灯光在她看来如同眩目的太阳，洁白的银幕上出现的将不是女大学生们甜甜的脸蛋，而将冲下一头眼睛血红的公牛，静静地坐着等待电影放映的观众，将站在椅子上挥舞双拳狂吼：杀死它……如果薇拉把捷克语翻成汉语的话，“杀死它”和“杀死她”是同音的！还有混迹于观众之中的电影节评委，他们可能没有观众狂热，但他们将比观众更残酷。“是鱼死，还是网破，就在今朝！”史蜀君的血沸腾了。

剧场里灯光灭了，银幕亮了。史蜀君由进场的冲动转为冷峻，人生的搏斗开始了！史蜀君要亮开红布了！

镜号：1. 内容：厂标。2. 摄法：仰、推，画面：全——特，长度：尺/格，14/3，内容：通过前景的树叶可见青砖结构的宿舍楼。（镜仰推）至二楼阳台落地窗上闪烁着光斑……

史蜀君的思想走在了镜头之前，她对这部影片太熟悉了，就象熟悉自己的女儿一样。放映机轻轻地、嗒嗒地转动着拷贝，按照她编排的程序，在银幕上倾吐着她的思想。剧场里静极了，捷克观众20多年来第一次观看来自中国的电影，他们睁大眼睛，屏住气息。这仅仅是观赏来自中国的一部电影吗？不，不！他们在审视隐居了20多年重又复出的中国。

剧场里太静了，没有一点声音。沉静是否意味着凝固？沉静是反馈吗？显然也是。是茫然不解，还是深深吸引？“不，这不是反馈，这是黑洞。”史蜀君害怕了：“来点声音吧，哪怕是一声讪笑。我需要信息，信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黑洞毫不怜悯，无所反应。史蜀君象海明威笔下架着一叶扁舟的老人，在茫茫大海上作着无效的挣扎。她力求在银幕上寻求庇护：演员、摄影师都是精心挑选的，他们的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在国内参加首映式时，观众的反应是良好的，影片和观众是沟通的。电影无国界，是全球流通的艺术呀！

黑洞依然执拗地张着黑呼呼的大口。史蜀君胆怯了：银幕上的一切简直拙劣透顶，演员的表演拙劣，摄影师的构图拙劣，自己的导演更拙劣！没有艺术形象，有的只是说明性的概念，到处都是毛病，到处都是拙劣……不是早就有人警告过我了吗：“史蜀君，你接这个本子，就完了。”完了，是完了，导演这条路，我算完了。我该踏上这条路吗……

“到阿尔泰去！”史蜀君向同学招唤。“到阿尔泰去！”史蜀君向父母告别。时代的列车载着志在四方的好儿女史蜀君开往湖北大沙湖农场。这是1958年，火热的年代。

1957年，史蜀君高中毕业，出于家族中一位爷爷辈长者的意志——他曾经和陈毅一起赴法留学，所以向来一语千钧：考理工科，文科没出息！史蜀君遵命放弃报考文科，尽管当时在市学生课余艺术团担任辅导的上海戏剧学院老师多次怂恿她报考戏剧学院，甚至把报名单都给她寄到家里，但是她还是去投考了清华大学水利系。可是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她落榜了。

史蜀君不在乎：人生在世，哪能没几番折腾？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谁没个三灾六难？到“阿尔泰”去！接受时代的洗礼！

大雨瓢泼，小道泥泞，千百年来杳无人烟的大沙湖，以狰狞的嘴脸接待来自远方的热血青年。一步一个踉跄，箱子摔坏了，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宿舍到了，这可不是可爱的女大学生宿舍。一个大棚子！中间隔着一层草帘，几十个男女生算是安顿完毕。外面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滂沱；里面黑咕隆咚、淅淅沥沥、滴滴嗒嗒流个不停……

好儿女们抱头痛哭，哭作一团。史蜀君蹲在棚角不哭，她品味着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心中一次次默然长啸：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雨过天晴。黑夜化为白昼。在昨日的惊弓之鸟中刹时蹦出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他们聚拢了，狂怒了，包围了团市委带队人的住地，声讨他们的欺民之罪！

史蜀君闻讯后，迅速冲向团市委带队人的住地，她向狂嚎

的人们掷去谴责：你们到底干什么来了？你们是新中国的革命青年吗？

不管反也好，保也好。闹过了，团市委带队的走了，他们留下了。建设“阿尔泰”的生活开始了。1958年，激动人心的年代，结果却是大地一片荒芜。几株麦子不知遵循什么规律，稀稀拉拉长出来了，眼睛瞪大了，居然结穗了。割下来磨面粉吃？不，不，不，等不及了。吃麦粒！味道好极了，不亚于土豆烧牛肉。结果怎样？中国终于创造了奇迹：厕所的粪坑里竟然长出麦苗啦！

该总结了，疯狂的岁月？盲从的愚民？不！史蜀君认为：人的一生能有这么一个磨炼，是需要的。对意志是个考验，对今后的生活是个锻炼。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这么一个阶段，她感到光荣。

光荣是要付出代价的，史蜀君得了关节炎。

镜号：36……

夏雨：你看那边那大楼真漂亮，听说咱们学校有六七十年历史。

骆雪梅：那是图书馆，这要比招生简章上的照片好看多了。

兰为入画：“喂，一年级大学生，走吧！”夏雨、骆雪梅、兰为三人向纵深走去。（摇）

……

1959年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了这年度的招生。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地的考生纷纷云集到武汉考场。史蜀君也从农场赶来了，一打听，好家伙，她要报考的导演系考生有二百个，录取名额只有一个。也就是说200:1。

初试开始了，从小吃辣椒长大的史蜀君却怯场了，小品没做好，朗诵也砸了……主考官板着面孔，对战战兢兢的史蜀君一板一眼的宣布：看来你一点也不具备导演的素质，再给你一次机会，去表演系试试——

表演系的主考老师给她一支木头枪：做个小品。史蜀君从考生堆里拉出一个男生，交待了几句便登场了。小品的大意是：爸爸是个老游击队员，留下一支枪。弟弟不懂事，拿着枪出去胡闹。然后姐姐教育弟弟：应该接过前辈的枪，保卫祖国！

不知她确实是有表演细胞，艺术天分高；还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政治天分高；反正主考官满意了。招生办公室最后告诉她：你可以选择，到表演系还是到导演系。

面对选择，史蜀君毫不犹豫地说：我填的志愿是导演系，我去导演系。“为什么要当导演而不当演员？”有人问她。“演员听导演的！”她的回答很干脆。

镜号：221……

透过香烟的袅袅青烟，见一同学慢慢地讲着：“……应该从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这个函数焦点来确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从而进行人生道路的最佳选择。”

兰为：“我补充你一个例子：今年暑假，我沿着河西走廊作徒步旅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遇见几个年轻的外宾在向旁人打听，那农民大粪担子里的黄色的水是什么？见我戴着校徽……”

……

兰为(OS)：“当时，在场的人全笑了……”

……

兰为(OS):“……可我,却扭头就走……”

兰为浸注着史蜀君的心血,可剧场里依然无声无息,只有放映机单调地、嗒嗒地不停响着,她简直陷入了悲哀……

中央戏剧学院座落在北京地安门,也是史蜀君“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现实这个函数焦点来确定”的最佳位置,执导教师是欧阳山尊,戏剧界颇受尊敬的老前辈。如果以为上大学就是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晚上背笔记,那就错了。精读《写作技法》的人未必成为大文豪,通读《导演学》的也不一定成为大导演。想成为作家、导演、将军、部长……必须具备“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气概!是的,史蜀君理解老师的教诲,她研究《东方戏剧史》,领悟东方人的含而不露,以抽象的形体动作表现具体的外在世界;研究《西方戏剧史》,了解西方人的奔放开朗,用翔实的道具再现客观世界;吟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了解俄国的历史,认识“多余人”;观瞻徐悲鸿的马,体味他的画风、人品;聆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的交响曲》,领会他的悲哀、痛苦、幻想和斗争;看陈爱莲用肢体组合生活;听李德伦、严良堃用指挥棒剖析世界……

如果以为大学五年,戏剧教会了她踱步法,诗歌教会了她噙眼泪,舞蹈教会了她松腰胯,音乐教会了她飘飘然,那就错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读半卷经书就变得酸气刺鼻的,但也不乏读书万卷养成浩然之气的。史蜀君毕业实习时,学院分配她到南方安庆,她感到太近了,她主动和一个同学对调到了东北的鸡西煤矿。实习当然要排戏,史蜀君在鸡西煤矿排了两个戏:《一家人》、《山村姐妹》。如果实习就是把戏台从学院挪到鸡西煤矿,那就太狭小了。史蜀君的舞台更广阔,她从戏台上下来到了矿井里。鸡西煤矿轰动了:一个大学生,还是个女

的，下井？咱们这儿女的下井可是盘古开天劈地来头一遭啊！
啧——啧——啧！

分配方案下来了：史蜀君，到武汉话剧团报到！一个月后，她被调到武汉歌剧院，帮助导演了《钢铁战士》、《涯畔花正红》、《下班之后》。1975年，史蜀君对调回上海，上海×剧院要她，她一打听，七八百号和尚光吃饭不撞钟，得赶紧找一个能干事业的“婆家”，她调头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银幕上出现了第607个镜头，史蜀君知道电影要放完了，她心中一闪念：趁着现在黑天黑地，猫着腰悄悄地离开……不！《女大学生宿舍》不是我的，也不是摄制组的，是属于中国的。剧场就是球场，我既然在众目睽睽下上了场，只要终场哨子不响，我就只有打下去，要抹泪，也得憋到向观众致谢之后……

史蜀君在座位上挺了挺腰，十指交叉搁在膝头上，她准备用自尊来迎接失败。

镜号：608

叠演员表

匡亚兰……罗燕

辛甘……徐娅

沉静了一个半小时的剧场，突然卷起一股掌声的飓风，史蜀君惊愕了……

宋歌……陈鸿梅

骆雪梅……李霞

掌声变得有节奏了：啪——啪——啪——啪……史蜀君的脸开始热了……

夏雨……江一萍

兰 为……王伟平

.....

剧场的灯唰地亮了，史蜀君被欣喜的神情包围了，被含泪的眼睛包围了，被无数双伸过来的热情的手包围了，被有力地高举起的表示祝贺成功的拳头包围了，被人们献上的鲜花包围了，史蜀君被自己的颤栗包围了……

一个捷克女观众红着眼睛挤过人群来到史蜀君面前，声音哽咽地说道：“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父母都死了，我理解匡亚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我们不要再造成人为的隔阂了，我们应该象50年代一样友好下去……”史蜀君的心热乎乎的：多么了不起的观众，多么了不起的人民，艺术沟通了断绝20多年交往的人们的心灵。

三

自己的片子放过了，后面的日子就是观摩别国的参赛影片，苏联的、保加利亚的、德国的、英国的……娱乐性较强的喜剧闹剧片，反映农民遭遇的生活流影片，反映子女和家庭离异的社会问题片，反映独身男女的心理片，反映严肃政治斗争的纪实性影片，举世瞩目的伟人的传记片……千姿百态，洋洋大观。这些片子的拍摄国大都是第一二世界，不但经济有实力，影片也有实力。看着，看着，史蜀君心里就嘀咕开了：各路诸侯，逐鹿捷克，鹿死谁手？她多次窥视其他参赛国代表，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安详，一个比一个自信。“而我呢？”她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当导演，她是早就瞄准了，当电影导演，可是歪打正着。她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上影厂的编剧，在领导面前替她拍胸脯，

“保”进厂的。在上海人艺当编剧的丈夫一听她进了上影厂，急得发了工资都顾不上到家里亮个相，便托人开后门，跑到“上海书店”，把凡是带“电”的书都给她撸来了。

史蜀君进了上影厂，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园——新鲜。叫她去看《年青的一代》样片，她一看觉得不对：这样片怎么一段一段不连贯的？扮演肖奶奶的张瑞芳也在看样片，一边看一边歪过头去和旁边的同志咬耳朵：这段台词好象应该是……史蜀君瞥了她一眼，心里想：我说你一个当演员的，怎么连台词也记不住？

叫她进摄影棚，她一进去又愣住了：这棚子好大呀，比大沙湖那个棚子还要大！谢晋正在导演一部影片。史蜀君看见谢晋东奔西跑的，心里直发怵：拍电影怎么乱成这么一锅粥啊？哪象我们歌剧导演，台下一坐，台上就被镇住了……也难怪，史蜀君在来上影之前，连在马路上实景拍摄都没有看见过。

一切从零起步，先跟张骏祥，知道了什么叫胶片、镜头、近景、中景、远景、推、拉、摇、移……然后跟谢晋拍《绿海天涯》……再给舒适当副导演，拍《剑》，当上了执行导演……

1983年春天，史蜀君要独立执导《女大学生宿舍》的消息一传出，全厂哗然：“一个小八癞子，凭什么独立拍片？”“厂里那么多老的，等了几十年了都没轮上，她算老几？”“一个搞歌剧的才改行，凭哪门子当主导演？她烧的哪炉香，敬的哪尊佛？”……

几个恼怒的老太太跑到党委告状，某个论资排辈的老手还吵到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中国公民是敢于在横向里搅得周天寒彻的。复杂的情绪汇成一股巨大的压力……

压力不但在史蜀君身上发挥效应，也压在厂长肩上，不要

说让无名小卒挂帅有风险，即使让身经百战的老将出马，谁又敢担保不撞上成功之母？况且厂长也不是法术无边的先知者，他也有他的横断面。

恼怒、羞辱喧嚣着，挤到权力面前打住阵脚，化为无数期待的欲眼，等待着权力的裁决。

“史蜀君大学里学的是导演，又工作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拍？我看可以嘛！”厂长的态度是鲜明的。

史蜀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马上任的。厂长有令在先：“五月份上这个戏！”就是说还有 20 多天时间作准备，可连一剧之本都还没改出来。怎么办？

丈夫为妻子担心了，动员丈母娘出来劝她“收兵”。要好的同事也跑来劝她：这台戏不好唱，算了。

史蜀君一连五六天通宵改剧本，可难啊，心里没个谱。发急的时候，简直想跳楼！史蜀君禁不住伏案大哭了一场，哭过了，擦擦眼泪，再想想：算了？能算吗？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这天！史蜀君咬咬牙，猛踩油门，发动机高速运转，她进入一种兴奋状态，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如今，回过头去想想那段日子，史蜀君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神经怎么会没出毛病？

剧本终于赶出来了，第一个看的是摄制组搞道具的老林。他看完剧本后，只说了句：“中，找厂长去！”

厂长在杭州疗养院疗养。史蜀君和摄制组代表风尘仆仆赶到杭州，见着厂长，史蜀君又不敢把本子拿出来了。老林逼着她交出剧本。

史蜀君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宿，天蒙蒙亮，她醒了，越想越没希望，她简直不敢再见厂长了，买了火车票打算回府……

史蜀君回到厂里还没喘过气来，厂长的电话追来了：“开